

“沙園學捨”

百年僑校的回響



山間清泉在南安蓬華鎮華美村村口匯聚成溪,由南至北,在古厝中穿行而過。走過水泥橋,一座異域風情的閩南大厝映入眼簾。白牆黑瓦、拱形石門與牆體的曲綫造型相呼應,一汪溪水環繞而過,頗有“小橋流水人家”之境。

華美村,偏居南安西北隅,當地流傳着“華美人分布亞非洲,全國各省有”的民謠。據統計,華美僑屬占總人口的85%以上,海外人口是家鄉人口的5倍多。也因此,村內有着百來幢新加坡、菲律賓、印尼等各種南洋風格的老房子。其中,一座菲律賓風格的僑校,歷經百年,至今回響。

1909年,旅菲僑親洪萬宗、洪志榮、洪景榮等提出倡議,將華美村沙園的一處2000多平方米的祖宅地建成校捨。2年後,一座融合了菲律賓風格的閩南傳統大厝落成,人們為其取名“沙園學捨”。大厝內設有20多間教室,護厝有宿捨和辦公區。自此,華美學子們的琅琅讀書聲穿過刻着“入德之門”“出入是門”的照壁和青石門,響徹整個村莊。

這所學校自籌建起,就被人寄予厚望。1909年,舉人洪禹川辭棄七品之官,歸任一校之長。洪景榮帶頭捐出巨資,一呼百應。一時間,從海外郵寄而來的經費源源不斷。這些資金

用來供養師生、添置教學設備。華美人興學之風轟動一時,沙園學捨也因此成為華美近代教育起源地,最高峰時有上百名學生就學。

在他鄉逐夢的華僑,不管離鄉再遠,仍心系桑梓。1928年,隨着辦學規模的擴大,學捨已無法容納眾多學生。得知此事,海內外僑親集資4萬多銀圓,為師生另蓋起了上萬平方米的新校捨。然而,沙美學捨的“生命綫”并未因此停止,經村人細心修繕,這裏還陸續成為醫院、糧倉、政府辦公室、華美中學學生宿捨及閩南工農游擊隊活動地……如今,更是成為網紅攝影打卡地。2023年,沙美學捨入選福建省第二批不可移動革命文物名錄。

百年時光悠悠而過,越來越多的華僑後代旅居海外,而歷經滄桑的古厝依舊屹立在老地方,靜待游子歸來。

(韓惠彬 圖/文)



4月22日,“涵泳朱子文化,共賞福韻書香”——福建省第六屆“正誼杯”古詩文大賽決賽在福建省圖書館正誼書院舉辦,20位通過全省初賽、復賽脫穎而出的選手參與賽事比拼。決賽現場選手們通過滿庭芳、浪淘沙、破陣子等環節比拼,決出賽事一、二、三等獎。最終,董洋獲得大賽一等獎。

本次大賽自今年3月舉辦以來,全省各級各類圖書館積極響應,踴躍參與。大賽吸引全省44家圖書館及相關單位參與賽事承辦,5000餘位選手通過線上或線下形式參與賽事比拼,12.8萬人線上參與了賽前經典詩文知識排位賽及朱子文化、福文化專題線上推廣活動。大賽特別錄制《福建省第六屆“正誼杯”古詩文大賽朱子文化海外傳播篇》宣傳片,邀請美國朱子文化研究會會長朱立業向國內外讀者進行賽事宣傳。

(木子)



第六屆「正誼杯」古詩文大賽收官

5000多名選手近13萬人線下線上參與

廈大音像文獻中心修復經典影片《香魂女》

成功展映北京國際電影節

據東南網報道 4月20日—22日,由廈門大學音像文獻中心精修的影片《香魂女》在第十三屆北京國際電影節“經典修復單元”連續展映三場。影片由音像文獻中心廈大——愛奇藝電影修復聯合實驗室修復,主要由廈大電影學院師生與愛奇藝團隊完成。

在談及本次精修使用的人工智能修復技術+人工修復的工藝時,該片導演謝飛提到:“(本片的修復)非常幹淨,畫面也清晰、漂亮。數字技術使得傳承百年的電影,特別是一些經典電影,用它們最好的視覺、聽覺質量跟觀眾再次見面,使電影有了新生。AI給我們擴大了視野,這是好的。但是真正有價值的藝術作品是運用這些技術和手段,表現我們人類的東西。所以我們還是要創造人類文化藝術情感的精品,這是我們一定不要忘掉的,不然AI就會戰勝我們。”

據悉,本次精修的影片《香魂女》為本屆北京國際電影節“經典修復單元”唯一的內地作品代表。

柳絮飄飛古詩頁

“無風才到地,有風還滿空。緣渠偏似雪,莫近鬢毛生。”唐代雍裕之的《柳絮》,描寫了一幅暮春時節柳絮飛舞的美麗景象:沒有風柳絮才飄落到地面,一旦有了風它就會漫天飛揚。輕輕裊裊好似雪花飄落,誰也不希望它粘上自己的頭髮。

暮春時節,柳絮紛飛,漫天的柳絮輕舞飛揚,飄在花間,落進田野,把春天的繁華盡情演繹。潔白的柳絮,又令多少文人墨客紛紛盛贊。

“飛時如雪聚成 ,長是隨風不自由。便使化為萍去後,烟波無限更飄流。”這是宋代釋元肇的《柳絮》。“絮雪紛紛不自持,亂愁縈困滿春暉。有時穿入花枝過,無限蜂兒作隊飛。”這是宋代韓琦的《柳絮》。“隨風弄日碎春雲,撲戶穿帷惱殺人。底事飄揚少拘束,愛將豪縱去酬春。”這是宋代姜特立的《柳絮》。這幾首柳絮詩,從不同的角度,寫出了柳絮飄飛的盛況和盛景,讀後如臨其境。

柳絮是晚春最美的風景。“誰收春色將歸去,慢綠妖紅半不存。榆莢祇能隨柳絮,等閑撩亂走空園。”唐代韓愈的《晚春二首·其二》,一幅晚春的景象:是誰將要把這春景收回去,紅紅綠綠的花草已是半開放半凋謝了。一陣風過,榆莢隨着柳絮在空中到處飄蕩游走。

飄飛的柳絮亦讓人感時傷春。唐代杜甫的《絕句漫興九首·其五》:“斷春江欲盡頭,杖藜徐步立芳洲。顛狂柳絮隨風去,輕薄桃花逐水流。”都說春江景物芳妍,而三春欲盡,怎麼會不感到傷感呢?拄着拐杖漫步江頭,站在芳洲上,祇看見柳絮如癡似狂,肆無忌憚地隨風飛舞,輕薄不自重的桃花追逐流水而去。

詞人筆下的柳絮更是美妙絕倫。宋代朱淑真的《戀花·送春》:“樓外垂楊千萬縷。欲系青春,少住春還去。猶自風前飄柳絮。隨春且看歸何處。綠滿山川闌杜宇。便做無情,莫也愁人苦。把酒送春春不語。黃昏却下瀟瀟雨。”樓外垂楊千條萬縷,仿佛要拴住這大好的春光。祇有柳絮仍然在風裏飄飛,隨着春風要看春歸向何處?

宋代謝逸的《踏莎行·柳絮風輕》,以柳絮飄飛襯托出思婦離情的愁苦:“柳絮風輕,梨花雨細。春陰院落簾垂地。碧溪影裏小橋橫,青簾市上孤烟起。鏡約關情,琴心破睡。輕寒漠漠侵鴛被。酒醒霞散臉邊紅,夢回山蹙眉間翠。”

清代曹雪芹在一部紅樓夢裏就寫了許多柳絮詞。如,《唐多令·柳絮》:“粉墮百花洲,香殘燕子樓。一團團、逐隊成球。飄泊亦如人命薄,空縷縷,說風流。草木也知愁,韶華竟白頭。嘆今生、誰捨誰收!嫁與東風春不管,憑爾去,忍淹留!”百花洲上柳絮像粉末隨風飄落,燕子樓中楊花的芳香仍然殘留。一團團的潔白柳絮互相追趕着結隊成球。漂泊不定就像人那樣命苦,難合難分也沒有用處,再不要說過去的風流!草木好像也知道憂愁,這樣年輕怎麼就白了頭。可嘆這一生,誰捨棄了你誰又把你來收!跟着東風走,春光也不管,任憑你到處漂泊,怎忍心使你長久地逗留!還有一首《臨江仙·柳絮》,也寫得應情應景:“白玉堂前春解舞,東風卷得均勻。蜂圍蝶陣亂紛紛。幾曾隨逝水?豈必委芳塵?萬縷千絲終不改,任他隨聚隨分。韶華休笑本無根。好風憑借力,送我上青雲。”

“珠簾綉戶遲遲日,柳絮梨花寂寂春。”暮春時節,在古詩詞裏欣賞飄飛的柳絮,去挽留一份最動情的春意!(魏益君)